

世界历史名人

思想家



FU ZE YU JI

福泽谕吉

杨宁一

新蕾出版社

序

当时光脚步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时候,新蕾出版社向全国少年读者推出这套内容丰富、文采绚丽、装帧精美的《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百人百册)。这的确是件令人喜幸的事情。现今我们正大力提倡和开展素质教育,这一具有大气派的出版举措正应答了时代的要求。

这部丛书生动而翔实地勾勒了世界历史上 100 位出类拔萃的英豪人物。他们的事迹像熠熠生辉的点点繁星,照耀着我们仰望的无垠长空。他们中有胸怀韬略、驰骋沙场的伟大统帅,有献身民族解放大业、争取国家独立的革命志士,有叱咤政坛、创造时势的杰出政治家,有思想深邃、追求世理的哲学家,有虔笃济世的宗教

1368

家,有探究自然奥秘的科学家,有以宏大精妙的声响抒发情怀的音乐大师,有以睿智的观察力描绘社会众生相的文学家。他们把高尚理想和为理想奋斗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洒向人间,注入青史。他们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学习榜样。

书中人物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大川巨泊和胜地奇观。阅读这套丛书固然会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我们的视野,借古达今,做一个有见地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效法英雄豪杰、先知哲人的高尚理想和情操,用他们的言行濡沫我们的思想,激励我们的行动。今天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这样,方不愧于我们的时代、不愧于我们的社会,方能追随先哲的脚步,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新蕾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所持的友爱厚意和高瞻远瞩的创新精神。

杨生茂

1999年11月15日



新 董 出 版 社

丛书学术指导委员会

杨生茂 刘家和

马克垚 张弘毅

于 可 张 象

曹仲平 傅希春

策 划/纪秀荣

主 编/杨生茂 顾传菁

副主编/郑秀桂 陈德军

编 委/国荣洲 王文婷

张殿英 张 访

目 录

4	少年时代
15	学习兰学
31	游历欧美
43	在倒幕运动的风暴中
58	文明开化的先锋
70	《劝学篇》的发表
83	《文明论概略》的发表



95	启蒙运动的旗手
104	福泽谕吉和自由民 权运动
113	走向反面
123	日常生活与家庭
135	晚年的福泽谕吉
139	编后记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中津藩(今大分县)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自幼受家庭影响,对封建制度不满,养成独立的性格,渴望离开封闭保守的中津而有所作为。1854年,福泽谕吉去长崎学习兰学。因学业进步显著遭到嫉妒,一年后转投到大阪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门下。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刻苦学习,成为学业最为优异的学生,并担任塾长。1858年,福泽谕吉结束学生生涯,到江户(今东京),在中津藩开办的兰学学塾中任教。1860年和1861年两次以随员身份出访美国和欧洲,广泛深入地接触到西方近代文明,认识上有了

质的飞跃,认为日本要独立富强,不仅要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吸收西方的精神文明,应在日本建立起全新的制度。福泽谕吉厌恶幕府和社会上盲目排外主义的“攘夷”政策,没有直接参加现实政治斗争,专注于传播近代文明的著述和教育。自1866年起,所著《西洋事情》10册相继出版,详细介绍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福泽谕吉的主持下,中津藩的学塾逐渐成为面向全国学塾,1868年更名为庆应义塾(后改称为庆应大学,现为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为日本培养了大批近代杰出人才。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文明开化之风席卷日本。福泽谕吉致力于启蒙思想的传播,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参加了由日本一流学者组成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激励人们立志向学,独立自主,推动日本向近代社会前进。他的文笔通俗流畅,思想深刻,影响巨大,成为日本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倡导民主制度和设立国会,促进了日本近代第一次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和发展。但是,当民众的民主要求与专制政府尖锐对立时,福泽谕吉却鼓吹官民调和、伸张国权,适应了统治阶级对内压制民主、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表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他逐渐背向于时代。晚年的福泽谕吉一方面继续提倡近代文明,反对封建陋习,一方面支持政府侵略朝鲜和中国,为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大唱赞歌。1901年,福泽谕吉因脑溢血症复发逝世。福泽谕吉一生著作甚丰,仅撰写和翻译的著作就达60种之多。曾任日本最高学术机构东京学士会院的第一任会长。被誉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

在日本发行的纸币上,选择了三位文化名人的头像作为图案,其中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纸币上印着的就是福泽谕吉的头像。

少年时代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是家中兄弟五人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中津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当时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天皇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没有实权，实际上掌握全国统治大权的是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这一职位由德川家族世袭。将军住在江户（今东京），统治机构称为幕府。将军把全国重要的地区和最好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其余的土地分封给近300个诸侯。这些诸侯的领地叫做藩或藩国。藩主也就是诸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经常把剥削来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运到大城市卖掉，换成现金供自己挥霍。中津藩是位于比较偏僻的九州南部的一个藩国，在最发达的商业城市大阪设立了存放和出售农产品的货栈。福泽谕吉的父

亲百助被藩主长期派到货栈里值勤，担任会计，全家也都居住在大阪。

福泽谕吉出生的时候，骨架大而身体瘦，产婆说：“这个孩子如果能吃足奶，将来一定可以发育得很好。”百助听了非常高兴，常常对妻子说，这孩子不错，等长到10岁、11岁时，就把他送到庙里去当和尚吧。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当和尚，似乎非常绝情。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子女的？更何况福泽谕吉是已经年过40的百助的最小的儿子。在百助为孩子设想的前途里包含着 he 的一片苦心。

日本封建社会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武士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是被统治阶级，身份世袭，永远不能改变。即使是同属于统治阶级的武士之间也有明显的身份差别。仅在中津藩，武士的职称身份就有一百多种。下级武士和藩主结成主从关系，从藩主那里领取禄米，必须听从藩主的命令和差遣，不能违抗，有时担任极其低级的职务，负责处理一些日常琐碎的事务，几乎没有可能升到上层。福泽谕吉后来在



自传中说：“当时中津这个地方在封建制度下，就好像把东西严严实实地装在箱子里一样，建立了一套牢固的秩序，……‘家老’（由上层武士担任的重要职务）家所生的孩子永远当家老，‘足轻’（最下级的武士）家生的孩子永远是足轻，……夹在其间者也同样如是，经过若干年后也无半点变更。”这种身份等级制度维护了封建统治，剥夺了绝大多数人实现自己的希望、发挥自己的才干的机会，使得他们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顺从封建秩序的安排，永远处于社会下层。

百助就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他是一个领取 13 石禄米、仅仅能扶养两口人的下级武士，从小被人们公认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喜好读书，立志做一名研究汉学的学者，曾想求学于仰慕的汉学家，却因为家中贫困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他一直自己钻研汉学，家中藏书很多。福泽谕吉出生的那天，他恰好买到一部向往多年的中国典籍《上谕条例》，十分高兴，认为是双喜临门，所以取书名中的“谕”字给孩子起名。可见他对研究汉学的热忱。但是在封建门阀制

度的束缚下,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被迫安分守己当一名下级武士,还不得不听从藩主的差遣,去做自己毫无兴趣并极其厌恶的财务事务,既要管钱,又要管账,终日与追逐金钱的商人们打交道,一生郁郁不得志。正像福泽谕吉所说的:“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死敌”。

想让儿子去当和尚,一方面流露出百助对身份等级制度的强烈不满,一方面体现了他为刚刚出生的儿子谋虑前途的拳拳爱子之心。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了解到,逆来顺受安于做下级武士,儿子是没有前途的。纵观社会,似乎只有当和尚这一条路。例如有一些被视为出身贫贱的人,像鱼铺老板的孩子,出家做和尚,后来当了僧侣中职位最高的“大僧正”。他是为儿子的前途考虑,才想让儿子当和尚的。

福泽谕吉的父亲持家甚严,家风正派。当时的大阪是日本的贸易中心,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号称“天下的厨房”。福泽谕吉的哥哥、姐姐在一家私塾中和一些商家子弟一起学习。那里教的是经商所必需的二二得四、二三得六的“九九歌”一类的内容,不学习日文。父亲得知后,

马上把孩子们叫了回来,说不能送他们去净学算账这类无聊的东西。这固然反映了父亲轻视经商的思想,但福泽谕吉受到这种不贪图物质利益、一心崇尚学问、追求知识的家风的影响很大,并且受益终生。成年以后,他在物质生活方面一点儿也不讲究,毫不计较挣多少钱,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时甚至连外衣和内衣都不分,至于流行什么式样等等问题就更不加考虑了。这使得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和事业上,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一位伟人。

不幸的是,在福泽谕吉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全家失去了支柱,不能继续在大阪居住,搬回到中津。家乡有很多亲戚,一家人却很少和他们来往,兄弟姐妹也没有能和同藩的士族子弟打成一片。这是因为从大阪归来,语言、衣着、发型、生活习惯都不相同,例如福泽谕吉能说会道,非常活泼,可就是不擅长爬树,也不会游泳,因而与当地产生了隔阂。更重要的是,因为士族是统治阶级,可以不劳而获地领取禄米,养成了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习气。福

泽家家风严谨,继承了父亲的学者风范,鄙视这种庸俗的习气,当然与他们格格不入。一到夏天,中津就要演戏,遇到庙会的时候还要连演7天。无所事事的士族爱凑热闹,不仅经常去,而且凭借特权毫无廉耻地不花钱就闯进戏场,满不在乎地白看戏。如果有人责问,反而会遭到他们的一顿臭骂。福泽家没有人去看戏,也没有人谈过演戏的事,甚至连看戏的念头也从未有过。

福泽谕吉的母亲阿顺并不严厉,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慈母。因为父亲故去,家里雇不起佣人,母亲一个人操劳,既要洗衣做饭,又要照料五个孩子的生活,非常辛苦繁忙,很难顾及子女的教育。家里没有人特意劝说福泽谕吉去读书,而是任其无拘无束地玩耍。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环境里,福泽谕吉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在等级制度下,身份高的人自以为高贵,非常蔑视身份低的人。福泽谕吉的父亲不以门阀欺人。有一个名叫中村栗园的洗染坊老板出身的读书人,因为身份低下,被看做市井小人的孩子,士族中没有人和他交往。父亲却不管身份

上有没有差别,与他十分亲近,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兄弟看待,给予很多帮助,使他后来成了一位学者。父亲死后,他一直把福泽家当做自己的家,来往密切。母亲也同样心地善良,平易近人,没有那么多门阀等级观念,总爱与下层社会的人来往。不用说商人、农民,就是和乞丐、“秽多”(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下等,被视为天生的贱民)也坦然接近,不蔑视嫌厌,说起话来很亲热。中津有一个女乞丐,智力发育不全,每天沿街乞讨,衣服破烂,头发乱蓬蓬的,身上长满了虱子。天气好的时候,母亲常常把她叫到家中,帮助她捉虱子,还要给她一些饭吃。少年福泽谕吉也被叫来帮忙,用石头把捉到的虱子砸死。

福泽谕吉受到家庭的熏陶,没有沾染那么多士族习气和等级观念。当时一些小士族经济窘迫,又要摆武士高人一等的架子,因为没有仆人只能自己上街去买酒、油或酱油一类生活用品的时候,觉得有失身份,所以都是天黑以后才去,而且把头蒙起来,避免被人发现。福泽谕吉对这种风气非常讨厌,认为花钱买东西并不丢脸,不用说夜晚,白天也身上佩带着武士必须佩

带的标志——大小佩刀，坦然地提着酒壶去街上的酒铺打酒。他也从不仗势欺人，轻视比自己身份低的人，而是与他们礼貌相待。

福泽谕吉自幼知道，不能养尊处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想办法动手去做。如衣柜的锁打不开了，他就用钉子尖把它打开。不但自己的鞋，连母亲、哥哥、姐姐的鞋坏了，也由他修补。用竹篾给木桶打箍，修理破损的门窗，修缮漏雨的屋顶等等，都是福泽谕吉经常做的事情。因而他被磨练得心灵手巧，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孩子都在读书，只有自己既不读书，也不练习写字，福泽谕吉感到很难为情，产生了要读书的强烈愿望，自此才开始入村塾读书，学习汉学。他读书虽然比一般的孩子晚了许多，但因出于自愿，不像其他孩子是被迫的，因此学习非常主动刻苦，而且他领悟力强，不满足于流行的学习方法——死记硬背，注重领会书中的涵义，深入钻研，因而学业进步很快。他跟随老师学习过《孟子》、《论语》、《诗经》、《书经》、《老子》、《庄子》、

